

游戏与警察

[法]让·波德里亚 著

棱镜精装人文译丛
主编 张一兵 周 宪

游戏与警察

及其他发表在《白话报》上的文章

(19

(法)让·波德里亚 著

张新木 孟婕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游戏与警察/(法)波德里亚著;张新木,孟婕译.

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3.4

(棱镜精装人文译丛)

ISBN 978-7-305-09620-4

I. ①游… II. ①波…②张…③孟… III. ①波德里亚,J. (1929~2007)—哲学思想 IV. ①B56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7658 号

Jean Baudrillard

Le Ludique et le policier

Copyright © 2001 by Sens & Tonka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ens & Tonka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NJUP

Through Garance Sun Agent Littérair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7-278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出 版 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

书 名 游戏与警察

著 者 [法]让·波德里亚

译 者 张新木 孟 婕

责任编辑 杨全强 芮逸敏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375 字数 190 千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09620-4

定 价 48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编者按

本文集所辑录的文章均发表于“乌托邦小组”^①刊物《乌托邦》(1967—1978)。

部分文章署了作者名，另一些文章则没有署名，因为作者们决定不以任何认可形式来标识自己的文章，因为其中所探讨的主题来自多人长期的思考，主要针对当时的时事，既涉及社会实践，也涉及那个时代的理论争鸣。

我们无意添上批注校勘，这固然可以详尽说明某些引文、某些作者等，却也会增加读者的负担，而阅读原本该是流畅的。

我们决定把文章组合在一起，以看清波德里亚理论的形成过程，如今，我们终于可以评价其理论的整体意义了。

^① “乌托邦小组”(le groupe Utopie)，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一个激进团体，波德里亚为其创建人之一。该团体以极左思潮著称，批评论及建筑、城市、日常生活等。——本书脚注除注明原注外，其余均为译注。

目 录

编者按

《乌托邦》第1期，1967年5月

《短暂性……》 1

《乌托邦》第2、3期，1969年5月

《游戏与警察》 6

《乌托邦》第4期，1971年10月

《乌托邦被打发了……》 32

《罢工故事》 36

《媒介安魂曲》 46

《DNA或代码的形而上学》 94

《乌托邦》第5期，1972年5月

《生产之镜》 110

《乌托邦》第6期，1973年2月	
《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体系》	166
《乌托邦》第7期，1973年8月，揭露无遗的 阶级斗争	
《罢工故事》	251
《乌托邦》第8期，1974年2月，环状钉子	
《经济的夸大化》	284
《巴黎国民银行的宣传战》	308
《因剩余价值而生病的动物》	317
《乌托邦》第9期，1969年4/5月，“彻底的 疯狂”（Radical follies?）	
《逼真的诈死》	328
《乌托邦》第10期，1974年6/7月，“阶级的 义务”	
《在预言失灵之上……》	341
《乌托邦》第13期，1976年3/4月	
《挟持人质》	362
《野民们去死吧》	372

《立体的黄色淫秽》	380
《乌托邦》第 14 期，1976 年 5/6 月，玫瑰人生	
《螺旋形尸体》	396
《劳动故事》	407
《价值的最后探戈》	417
《乌托邦》，1977 年 4 月	
《着迷的斗争或最后的笛声》	423
《乌托邦》第 17 期，1977 年 12 月/1978 年 1 月	
《结婚前夜的阉割》	441
《我们的残酷戏剧》	464

短暂性……^①

短暂性或许是未来居所的真理。那些移动的、变化的和可回收的结构等，它们已经载入建筑师对形式的要求中，也契合现代性的社会经济要求。然而，这一点只有在理想的维度中才是真实的。人们不应该忽视以下几点：

1. 短暂性或持久性，这两者都并非是绝对和仅有的价值。唯有它们之间恒定的关系，以及两者对立的多重游戏，才能筑就一种文化意义的逻辑。人们可以调整它

^① 《乌托邦》开辟了“批评专栏”（1967—1969），“乌托邦”团体的任何一个其他成员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观点，表示响应或持有异议，这篇“简注”与让·奥贝尔（Jean Aubert）的文章《经久失修，论“城市建筑物”的老旧现象》一同发表。——原注

们的关系，依据社会节奏来缓冲这种关系：在这个意义上，一切都将我们推至一种加速的永劫不复，亦即物体与结构的急速消亡。不过，这两个术语只有在彼此关联时才具有意义。

更确切地说，假使服装、物品、仪器、汽车等确实越来越服从（但有一道门槛）短暂性的规范，可没有什么能说它们不与“居住”对抗——后者构成一种特殊的功能，不能被突然而又理想化的方式认同于消费和时尚的其他方面。其他方面的象征图式属于分摊与支出，而居住的象征图式是基建与投资。将这两者缩减为同一种短暂的共时性，无异于清除整个充满反差的场域。然而只有通过上述两个极点之间的张力，才具有人们所体验的文化（以及意义的逻辑）。

2. 确实，如今局部或整体上坚固耐久的建筑代表了一种巨大的社会赤字：它反驳着经济和社会交换的合理性，对抗着面向更多社会流动性和下层基础灵活性那不可逆的趋势。但是也应该考虑到“坚硬”

与牢固那潜在的、心理的、家庭的和集体的功能，即非常强大的融合功能，这些功能本身也可纳入社会的“预算”。

3. 短暂性或许有朝一日会成为集体的解决办法，但就目前而言，它还是一小撮特权者的垄断手段，其经济和文化地位将促使他们重新质疑持久性的神话。

这是因为数代资产阶级已经享受过装潢形式稳固的百年房产，于是他们中的某些人才会在今天奢侈地否定雕凿之石，转而赞美短暂性：这是属于他们的风尚。相反，所有下层阶级的数代穷人，过去可没有机会赶上这种文化榜样，也没能拥有持久的房产，他们的机会等于零——人们还指望他们向往什么呢，不就是效仿资产阶级的榜样么！该轮到他们为自己和孩子建立可怜的雕石王朝，在郊区建造他们的寓所和楼房——怎能要求这些如今“可推销”的阶级不将他们的房产神圣化，而且首先接受移动建筑的理想呢？他们注定要渴望能够持久的东西，这种向往仅仅反映了他们的阶级文化命运。

反之亦然，对短暂性的崇拜在意识形态上蕴含了先锋派的特权：依据文化区别的永恒逻辑，一小撮特权者可以惬意地享受建筑结构的瞬时性与流动性，与此同时，其他人则刚够将他们的墙壁砌得方正。唯有特权阶级拥有到达现时榜样的权利。而当别人赶上时，榜样已然改变。

那么如果说在诸般形式的逻辑中，“短暂性”代表了现代性的真理，甚至代表了一个理性与和谐社会的未来程式，仍然要说的是它在现时文化体系中拥有另一个意义：如果说在它的逻辑根基上，文化在两个黑白分明的术语上不断游戏：短暂性与持久性，况且任何一个术语都无法独立存在——而在阶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，这种关系反过来会爆裂成两个可区别的极点，其中一个极点——短暂性——独立成高级的文化模式，并将另一个极点送进其“老旧现象”中。

这么说绝对不是为了贬低建筑师对于形式的追求：然而在这个事实中有一种苦

涩的嘲讽，即这种对社会理性的追求恰恰会强化非理性逻辑，强化阶级文化体系的战略。

游戏与警察

说到镇压，就会说到共和国治安部队^①。然而这会流于危险的印象主义。镇压那戏剧般的明晰性，当它现身于城市的外表并以“特别警察”^②制服的面貌出现时，很大程度上向我们掩盖了其潜在的系统性，正是这个系统性萦绕着人们的意识深处。“五月运动”^③的成果之一，便是成

① 共和国治安部队 (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, 缩写为 CRS)，法国武装警察，以其优良的装备和快速的反应能力为主要特征。主要应付罢工、恐怖袭击等各种突发事件。

② 特别警察 (Brigades Spéciales)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法国成立的一支特殊的警察部队，专门搜捕“内部敌人”，例如分裂分子、越狱逃犯、犹太人及拒绝去德国服劳役的法国人。

③ 五月运动 (mouvement de Mai)，亦称“五月风暴”，指 1968 年 5—6 月在法国爆发的学生罢课、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。

功地驱逐了镇压，使镇压显示为行政机构与社会秩序的真相；但这也是该运动的缺陷所在，它只能以波澜壮阔的形式来驱逐镇压，赶走其古老的屠杀面孔，在此之上自然达成了一种战术性的团结一致（“人人都反对镇压”），但也正是在这方面，该运动渐渐耗尽在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中——最终结束于对街头象征性冲突的迷恋中，那里所体现的镇压，如同圣像集和民间场景中的镇压，即共和国治安部队启发的挥之不去的景象，已经变成了反抗式想象的头号消费对象。

若说五月运动落入了这个陷阱，卷进了这场游戏，身陷这种象征的反依赖中，即陷入属于我们的文化机制（然而却是这场运动企图超越的机制，即运动后期的口号“自主管理”中反映的东西）中，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，即运动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缩了水，而它原本针对的东西，除了警察的暴力之外，就是基本的社会暴力，政治的镇压本质，任何类型的暴力，包括性欲的、文化的和经济的暴力，即社会秩

序当做秩序而施加于人们的暴力。

然而，仅仅从中看到一种反抗社会的激进暴动，把它当做食肉花，当做政治或跨政治的“恶母”转世，这是不够的。倘若此类从遗传学角度看相当遥远的幻象，即意在颠覆社会现实原则的幻象，它确实供养着“整体社会的纷争”，那么为了解释清楚这种幻象的出现，还必须与当代社会中镇压的特有机制进行交涉。那么这种新型的镇压激起了怎样的新式暴动呢？

1.

要阅读镇压，不仅需要脱离警察的图式，还必须抛开精神分析所惯用的经验图式，抛开那些对生命力的压抑，摆脱“本质”需求的缺失等。在文明的国家，镇压不再是一种否定，也不再是一种侵犯，而是一种氛围。这便是安定下来的日常性，其中游戏与警察的区分日趋模糊。还可以换种说法，当镇压得到推扩后，它将通过反面物（知识的和性欲的反面物）的内化

来表达，其中镇压机关（instance répressive）已经变成了**母性机关**，变成了大量**参与**的场所。在母性行话的环境背后，在其氛围、利润分红、参与价值的背后，即在代替标准与公正的行话背后，在秩序、司法与等级行话的背后，即构成父系话语的社会语汇背后，所开启的便是联合镇压的开放时代。这种镇压的威力难以估量，因为它是通过符号实施的。它既不能在大街上任人驱逐，也不能通过巷战去驱逐，因为它已经写入到街巷本身的走向中，既不能在商店橱窗的游历中驱逐它，也不能在巷战的景观中驱逐它。在共同治理中，它从责任与权力的符号本身（但也只是符号）中汲取养分。这种镇压的暴力形式向共谋式喜悦的历史性转换，可以从城市的面容中读出：巴黎的林荫大道，即昔日暴动和被镇压的场所，如今变成了蔚为壮观的商业大道，那里的社会冲突不再由武力解决，它们会自行消除。

2.

这种镇压，在经历层面上被定义为氛围或是默契^①的镇压，在理论上将从反面进行定义，被定义为分工和分离的总系统性。社会暴力如今较少地表现在对冲动的直接压抑，对个体的生理限制，或对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公开压迫，而更多显示为社会关系的网格化，显示为更复杂更系统的隔离，如地理、职业和文化的隔离，表现为不可逆转的技术与社会的劳动分工，表现为需求的无限扩大。

分离的原则，即打破欲望的统一性和建立多部门人类活动的原则，与某种孤独的自治和自由相连的原则，它是抵消能量的最有效的原则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：马克思曾经描绘过这种分解的历史成因：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消极的相互规定。在私人领域的幻想式自由中，所有经济与

^①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种兼具母性、镇压性的双重机关的机制。——原注